

怀旧的 旅行

赵长天 著
作家出版社

怀旧的 旅行

赵长天 著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旧的旅行: 赵长天中短篇小说集/赵长天著. - 北京:
作家出版社, 2002. 8

ISBN 7 - 5063 - 2439 - 3

I. 怀… II. 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9597 号

怀旧的旅行——赵长天中短篇小说集

作者: 赵长天

责任编辑: 袁 敏

装帧设计: 梁潇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930761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420 千

印张: 16.2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439 - 3/I · 2423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A man with dark hair, wearing a light blue and white striped shirt and dark trousers, is sitting on a wide set of stone steps.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. His hands are clasped in his lap. The steps are made of large, dark stone blocks with light-colored mortar. The background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steps, receding into the distance.

赵长天

赵长天，1947年生于浙江温州市。197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伽蓝梦》、《天命》、《不是忏悔》、《肇事者》及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电影剧本等。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萌芽》杂志社主编。

自序

我不是个专业的小说家。我当过兵，做过基层干部，然后在作家协会搞行政。近六七年，主要是在做《萌芽》杂志的主编。但业余从来没放弃过写小说，虽然数量不算多，但我是把它当作主业的。

不知何故，现在中短篇小说集的销路不好。其实，作家创作中短篇时往往极用功夫，在构思和语言上都比较讲究，内容也较少水分。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，不妨提倡读点中短篇小说。

本书所选作品，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，长达十多年。这十来年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！由经济体制和物质生产水平导致的生活状态、行为方式、思维习惯、时尚风俗以至语言表达的形式，都大大改变了。所以在编选这部中短篇小说集时我有些忐忑：这些描写过去年代的旧作，还能引起读者兴趣吗？

我带着疑问重读自己的小说。

让我惊喜的是，恰恰是十多年的时间跨度，让我自己读得津津有味。

我的写作，往往缺少浪漫和想象，一般都是据实道来，叙述的大都是我所熟悉的知识分子的生活，有当官的知识分子，“下海”的知识分子，也有依然当着文人的知识分子。故事自然是编造，人物也都改头换面，但骨子里

的东西,全是我切身的感受。所以,重读这些小说的时候,我自己是很感动的,并且读出了小说之外的一些内容。我的记忆被唤醒,我重温着这十几年的生活,细细体察社会演变的过程。只是社会的大变革,到了小说里,都变成了细枝末节:人的称谓、衣服的样式、口头用语、物价水准、欣赏趣味、流行热点、广告词、街头小景……

但我想,对于大众来说,这些东西,才是有生命的、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这本书或许还有些价值。

于是,我决定在每篇小说结尾处注明写作年月,并依此顺序安排篇目,由近及远,让读者作一次怀旧的旅行。

2001年12月15日

目 录

自 序	001
无须解释	001
火市长	025
以后再说	033
再见许鹄	092
中国餐馆	141
老同学	148
拒绝谜底	190
风 办	199
昨日记忆	208
下一次海试试	242
船过海峡	294
透 视	298
身 份	332

门 外	370
时 间	419
预 鸣	426
湖畔夜话	494
远山近水	500

无须解释

1

第一天我没注意他。

父亲刚刚开刀出来，吊着盐水；虽然他不出声，但看得出很痛。病理切片报告还没出来，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尚未确定。在这种时候，不会有闲心去关心和自己无关的事情。我读着美国畅销书作家欧文·肖的《黑色的绝望》，一边留心着父亲的神色和吊针的滴液。这是我陪病人的经验，找一本消闲的书，这本书不能有阅读上的障碍，读来饶有兴味；但又不能情节性太强，太引人入胜，以至进去了出不来，把病人忘了。欧文·肖的书比较符合这个标准。

第二天下午，父亲的情况比较稳定了，脸上已经安详下来，似乎睡着了。针还吊着，慢慢地滴着药水。我把《黑色的绝望》读完了，合上书。没带别的书。我看着药水单调地一滴接着一滴，眼皮就想合起来。但现在是不能睡觉的，我希望有一件事情能够刺激一下我的兴奋神经，至少转移一下注意

力。这时候，我听到走廊里有吵吵嚷嚷的声音，就走了出来。

在走廊中段的盥洗室门外，聚着好些人，主要是陪客和护工。我走过去，立刻闻到一股臭味，同时听到议论。

“真是十三点，医院里的裤子，去洗它干什么，丢在筐里就可以了。”

“她是药吃坏了，拉了一裤子。”

“要洗也不能在这儿洗。我们在这儿洗碗筷的！”

走到盥洗室门口，就臭味逼人了。里面是个老太太，穿着病人的服装，在洗衣服。水槽里，漂着蛋黄似的粪便。我退后一步，见一个护士过来说：“看什么，大便有什么好看的，快去叫老卫。”

有人说：“老卫在厕所。她把厕所也拉得一塌糊涂。”

护士皱皱眉，也只好在门外看着。这时有人喊起来：“来了来了，老卫来了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注意他，老卫。五十开外的样子，胖得健康适度，是那种心宽体胖的类型。显然，他是个清洁工，在这个时候则变得像三军统帅般重要。大家让开一条道让他到盥洗室门口。

“老卫，你要弄弄干净，我们要洗碗的。”

“要消毒！”

“放心，我把水槽弄得像你家里浴缸一样清爽，好吧。”

“要死了，我在这里洗澡啊。哎，你快叫她出来呀。”

老卫说：“她已经洗到一半了，让她洗好算了。”

大家散开了，把残局留给老卫处理。我没马上走，又站了一会儿，看着老卫。老卫则看着洗裤子的老太太，没有催她，也没说她，耐心地等着，毫无责怪的意思。我对他有了好感；不过，也就仅仅有点好感而已。我没想到，我后来会对他产生那么大的兴趣。

晚上，已经过了熄灯的时间。因为父亲还在吊针，留着一盏小灯，很

暗，没法看书。父亲睡着了。瓶里药水还有很多。我坐在旁边没事，就又走到走廊。走廊静悄悄的，灯光也很暗。在走廊的尽头有间小房间，还亮着灯。我信步走过去，是间工具房，有个人在看书。听到我的脚步声，他把书移开。是他，老卫。他看着我，用眼睛询问：有事？我忙说，噢，没什么事。他继续看着我，见我没离开的意思，把书放下，说，请坐。

我注意到他放书的动作，先是封面朝上的，但立刻又把书翻过来，所以我看不出是本什么书。一般人大概不会注意这个瞬间的动作，但我是写小说的，职业的习惯让我留心一些细枝末节。他不希望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书，也就是说他不欢迎我留在这儿。我说对不起，打搅了。我扭头要走。他却叫住我说，坐会儿吧。他一定猜到了我瞬间的想法，而且不想让我觉得尴尬，或者不想让他自己显得不礼貌。总之这是一位很聪明的、反应很快的，又很有教养的人。这和他的清洁工身份很不吻合。我不免心中感慨。他和我同龄人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其实起点都差不多，往往由于偶然的原因，在某个节点上岔开来，走上不同的道路，差距就越来越远。眼前这个老卫，假如赶上哪个机遇，没准就是个干部，或者学者，或者……

这么想着，我在他身边坐下。

其实本来我也没打算坐下来和他聊天。坐下了，一时竟想不出说什么话。还是他先说：“陪病人，很寂寞的。”

我说：“主要是医院这个环境，都是病人，呆久了，情绪上压抑。你们在医院工作时间长了，可能习惯了。”

“我也刚来，”他说，“一个多月。”

“噢，原来在工厂？下岗了？”

他笑笑，默认的样子。

“晚上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呢？”我问。

“值班。每天要留一个公务员值班，万一碰到下午这样的事情，要及时

清扫。”

我说：“下午把你忙得够呛吧。”

“还好。扫干净，用水多冲几次，再用消毒药水浸一会儿就好了。主要是脏。只要不怕脏。”

我点点头，站起来说：“你看书吧，我得回去看着我爸爸。”

后来，一直到十二点妹妹来换我班，期间我好几次到走廊来透透气，小房间始终亮着。我没再走过去打搅，只是远远地看看。我发现他看书很慢，很久很久才翻一页。要么他的文化程度很低，有阅读障碍；要么他读的不是一般的消闲书。从他的谈吐，不像是扫盲对象，那么，他在看什么书呢？我发现，他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2

几天以后，父亲已经度过手术后最难熬的阶段，病理报告也出来了，良性。悬着的心落到地上，也不用时时刻刻陪在病床边了，我又抽空去海关采访，完成一本纪实作品的创作。

那天，我在人民广场地铁站等我的采访对象。他是位年轻的海关官员。他说他不想在机关里面谈，最好在外面找个地方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他会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，是个愿意倾诉的人。我和他约好在地铁站见面，然后去香港名店街找一家茶馆或者咖啡馆。

我到早了，坐在候车的椅子上看晚报，余光则越过报纸的上沿，看着两边楼梯下来的人。从楼梯下来的人，最先出来的是脚，然后依次是小腿大腿腰部上身，最后才是头。从鞋、裤子、上衣以及步态姿势，你在看到脸之前可以猜测这个人的年龄、性别、教养以至身份，然后立刻加以验证。有猜对

的，也有猜错的。我发现这是个有趣的游戏，所以我虽然一直拿着报纸，但实际并没在看报，而是兴趣盎然地测试着自己的判断力。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他——老卫。

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是他。他也是从楼梯上下来的。在脸出现之前，依次出现的是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西装。用锃亮和笔挺还不准确，他是一身的名牌，都是进口货。我绝对想不到是他，只是觉得脸很熟，在哪里见过，忽然想起来是他，便一楞。这样一副行头，和他的清洁工身份实在相距甚远，于是这个人忽然就变得神秘起来。我一时吃不准是否要和他打招呼。好在手上有张报纸，我就把脸躲在报纸后面，继续悄悄观察他。

他没意识到有人在观察他，径直走到往莘庄方向的站台等车。他的身材被挺刮的衣装一衬，很气派。过一会儿车来了，他就上车走了。我真想跟着上车，跟着他，看他到哪里去，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当然没动，依然坐着。我在等人不能离开，并且，我有什么权利去盯他的梢，去侵犯别人的隐私？我看着远去的车尾巴沉思默想，忽然又笑自己：管他是什么人呢，或许是卫生局下来微服蹲点的干部，或许是来体验生活的演员，或许就是个清洁工，对穿衣打扮有特别的爱好，碍着你什么了？写作养成的职业习惯有时候顽固得可怕。

采访很顺利，我心情很好，特地到“小绍兴”买一碗父亲爱吃的鸡粥去医院。刚进病房，没想到劈面看见的又是老卫。他在拖地，用一把很大的拖把，很周到地伸到一张张床底下去，嘴里还不住打着招呼：对不起让一让，对不起让一让……他拖得很仔细，很有力，拖到门口，直起腰来准备去洗拖把。这时候他看到我，自然地笑笑问，来看父亲啦？我倒有点不自然，赶忙回应道，是……你做中班？他说对，做中班。我喜欢做中班，早晨可以睡懒觉。他还是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，几个小时以前我所看到的西装革履的一幕

简直就变成了一场不真实的梦境,没有,也不应该发生过。

在父亲床边,我例行公事地询问着刀口痛不痛胃口好不好,心里却还想着这个奇怪的清洁工。我已经否定了干部蹲点演员体验生活等等的假设,那么,他盛装打扮了乘地铁去干什么呢?

父亲对鸡粥很感兴趣,吃了一小碗还要。我劝阻了,我说晚上给你热一热再吃。他说你现在不走?我说不走。他很高兴。他是很希望我留下来多陪他一些时间的,却又说,你晚饭还没吃呢,你回去吧。我说晚饭还不方便,街上到处有吃的。父亲就说那你去吃饭吧,吃了饭再来。

我在“永和豆浆”吃了碗牛肉面回到医院。我没直接回病房,径直走到走廊的尽头。工具房的门虚掩着,看来里面有人,很可能就是他。但我找他干什么呢?我是不由自主地来的。我对他有兴趣,或者说好奇心。作家有好奇心是正常的、应该的,但这样来找他毕竟有点唐突。如果有自然的接触机会再和他聊天吧。我正想走,门开了,果然是老卫。他说,我们到下面花园去好吗?

他没问我有什么事啊等等,他直截了当地邀我到花园去,好像我们事先约好的一样。天已经暗了,医院的小花园没什么人。我们在一条石凳上坐下。背后有棵大树,枝叶黑黢黢地压在头顶。

“说吧。”他说。

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我对他的兴趣太明显了,他以为我找他有事是很自然的。但说什么呢,我不知道说什么。

“你有什么就直接问吧,”他说,“在地铁车站我看到你的……我其实没什么事,我真的没做过什么坏事,经济上我是清清楚楚的……”

我莫名其妙了。“你说什么,你让我问你什么,你以为我是什么人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发现你在监视我……公安局?安全局?我不知道……”
他低着头喃喃。

天那！我哭笑不得。“我很抱歉，让你受惊了，我什么也不是，公安局安全局都不是，我是……”

他猛地抬起头来，盯住我。

“我是个作家。这是我的职业习惯，喜欢观察人，想了解各种各样人的故事……我没想到会让你以为……打搅你了，真是很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噢不，没关系。”他显然大大地松了口气，站起来，往病房大楼走了几步，又回过头来说：“你一定很希望知道我的故事。”

我没回答。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

他走回来，坐下，说：“好吧，我说说我的故事。”

3

我相信你是个不错的作家，因为你的感觉很敏锐。你一下子就盯住了我。其实在病房里我觉得我没有露出什么马脚，直到地铁站，当我发现你的时候我是很慌的，当时我想我终于漏馅了。你也一定很惊讶一个清洁工怎么忽然变得像个老板。我是个老板，不，我曾经是老板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什么都不是了，现在只是个清洁工……

你也是老三届吧？噢，你是1968年去当兵的，你比较幸运。我是66届初中，在江西插队。插队的故事就不说了，那样的故事说得太多了，大同小异。我比较早就上调了，在省外外贸系统的一家工厂，从工人做起，再以工代干。当知青大批回城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南昌江西省外贸厅计划处工作。所以我没回上海，一直在南昌。我没有后悔我的选择。绝大多数上海知青都走了，留下的，只要比较有能力的，混得都不错。当地对上海知青是很器重的，

现在有好几个做了厅局级干部。我想如果他们回上海不一定能当上这一级干部。当然很难说,人的命运、机遇,是很玄妙的,比如我……

我没当官。我选择了经商。也是正好碰到个机会,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,省里加大改革力度,外贸系统选择了两个公司搞承包,我报名竞争,当上了总经理。

这真是送钱给你发财啊。你想,原来就是省外贸的公司,进出口渠道都是现成的。我又在计划处当了好多年的科长,熟悉业务,上上下下前后左右的关系都畅通无阻。承包以后旧体制里那些推诿扯皮大锅饭的弊病又没了,怎么能不赚钱呢!我很快就发了,承包的呀,交了基数以后都是我的!我的感觉就是,发财怎么这么容易啊!

毛病就出在得来全不费功夫,钱来得太容易了。我根本就没想过,做生意是会亏本的,万一亏了怎么办,没想过。当然,如果不是东南亚金融危机,或许我现在还挺好呢。谁会想到亚洲四小龙一下子都会垮下来?谁也没想到。去年七月份,都还在香港回归的热劲儿上呢。那天我在大连,和小琼在棒锤岛。对了,我先得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生活情况。不过我们先说好了,我对你什么都说,你可不能什么都写,起码得乔装打扮一下,让人家认不出是我来。

我老婆是我电大的同学。我刚才说了,我很早就调到外贸局了,工作挺好的,舍不得放弃,所以我没脱产去读大学,读的是电视大学,每星期两天。电大的同学多数情况和我相似,都有一个不错的职位,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,来拿个文凭的。

报到那天,我来得比较早。我翻了翻我们班级的花名册,发现全班48个人,只有两个上海人,一个是我,另一个就是叶紫,也就是我后来的老婆。其他都是江西人。我就没走,等着叶紫来报到,想看看,除了我之外的那个上海人什么样子。等的时候心里还想着,上海人就是有文化,名字起得多

好,听起来像叶子,朴实无华,自然亲切,念着也上口,写出来一看呢,是这个紫,马上增加了色彩感,显得漂亮华贵。这是上海人的毛病,骨子里看不起外地人。后来叶紫来了,因为事先观念上已经认同了,一看就觉得挺顺眼的。不过她也确实不算难看,属于清秀端正的那一种。

那天我没和她打招呼。让她觉得我急于和她认识很傻,并且我也并不急于和她认识。回家以后我却老想着她,并且想得非常功利。那年我已经三十一岁了,还没成家,也没有恋爱意义上的女朋友。在理智地考虑婚姻大事时,上海人一般都想找个上海人结婚,认为可以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,生活习惯上也容易融合。所以你看上海迁到三线的那些支内厂,都是在工厂的范围内一对一对地“近亲结婚”。其实和在生理意义上的近亲结婚一样,这种做法并不理智,但至少在若干年前,这种想法是占统治地位的。在外地,要找一个合适的上海人不容易,特别是像我这样离开了上海人聚居的区域,处于本地人的包围之中,就更加困难。可越是难,就越想。这就是到了三十一岁还是野鬼孤魂的原因。报名读电大的时候倒没有两件大事一并解决的计划,见过叶紫,我忽然意识到机会来了。

电大和全日制大学不一样,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淡。因为上课的座位不是固定的,又不住校,接触的机会有限,在一个班级读书,有的同学三年甚至没说过话。而在这样一个松散的环境,如果有心想接触的话,接触的机会又无限的多。并且,两个上海人在一起,我们自己觉得很自然,旁人也认为天经地义。

其实叶紫这个上海人,是稍微打了点折扣的。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才两岁。她父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工厂搬迁支内的。她对上海可以说毫无印象。但当时从上海整体搬迁到内地的工厂,几乎毫无例外顽固地完整保存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:说上海话,用上海货,按上海的习俗过年节,厂区整个是上海的一块飞地。这样的独立社区,保护着社区成员的精神优越